

清代学术笔记从刊

徐德明 吴平 主编

学苑出版社

47

徐德明
吴平 主编

清代学术笔记丛刊
47

學苑出版社

马国翰 撰

目
耕
帖

三十一卷（二）

卷十七
卷三十一

目耕帖卷十七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五

陸佃埤雅釋魚詩曰魚麗于留鰭鯨魚麗于留魴鱧魚麗于留鰭鯨蓋鰭魚黃魴魚青鱧魚元鰭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俱備故序以爲萬物盛多也荀子大略篇引詩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云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旨作指與毛詩異又不苟篇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

目耕帖

卷十七

一編續補校

引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唯其當之爲貴說苑辨物篇亦引詩云物其有矣唯其時矣云物之所

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語皆醇粹文選左太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劉淵林注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地名也李善注任豫益州記曰嘉魚鱗似鱖魚然則嘉魚之名非止訓美也

烝然汕汕鄭箋櫟者今之掠畧也釋文掠畧沈旋力到反盧氏攷證此旋字後人妄增當刪之沈旋是

爾雅音沈重是毛詩音往往致誤案今注疏本沈下無旋字

毛詩序魚麗于留篇後次南陔孝子相戒以義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南山有臺次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並云有其義而亡其辭鄭箋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秦小序毛公以爲卜子夏所作孔子時六篇俱在子夏自

目耕帖

卷十七

一編續補校

應見之何以言有其義而亡其辭蓋前後兩言有其義而亡其辭者毛公所加之語也又案孔子言詩三百今存者三百五篇不應獨缺鄉飲酒燕禮所用之樂歌蓋此六篇與九夏采薺新宮經首等篇並在樂經樂亡故詩亦亡耳

何楷毛詩世本古義以草蟲爲南陔菁菁者我爲由儀縣蠻爲崇邱朱氏經義考以爲皆出於臆見不足信矣

列女傳引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譙以樂言尊賢也

燕作詩異文

埤雅釋木臺引詩南山有臺並說全章詩義云山君象也南以象明君北以象暗君蓋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是爲與賢之道而已未有以得之也未有以得之則道合而服從不合則去矣惟其子孫雖有昏亂而先君之舊臣不忍之以自獻於先王者此得賢之道也故此言南山又言北山萊可食桑可依臺可覆楊可載賢者之類也臺萊草也其生也在物下其成也在物先有基之象故曰樂

目耕帖

卷十七

三卿嬭館補校

只君子邦家之基養草以致大養小以致大至有鬱彼之楊沃若之桑以貢乎山則有光之象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基可以安也光可以榮也又曰桑楊之於山雖大而不能高雖堅而不能久得賢之盛若栲栳枸橈高大以不朽成於山則至矣故於南山曰有杞有栲北山曰有李有栲也李可果杞可茹有養之道故曰民之父母杞可爲弓榦栲可爲車輻有久之道故曰遐不眉壽且臺可覆桑可衣以象庇下之臣杞可茹以象養下之臣栲

可以爲車輻以象任重之臣故言之南山此明君所賴以治者也萊可食丹可載以象濟難之臣李可果以象治賓客之臣杞可爲弓榦以象治軍旅之臣故言之於北山此暗君所賴以存者也說義精切深得此興之意

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七引毛詩題綱曰南山有臺臺一名夫須莎草也言山生臺及莎自蔭喻人君得賢以自尊也案既云臺莎草也則莎卽是臺又言臺及莎似有脫誤何承天纂文臺卽山莎羅願爾雅翼釋草莎草可爲衣以禦雨今人謂之裴亦名曰夫須蓋匹夫所須也

目耕帖

卷十七

四卿嬭館補校

荀子禮論篇引詩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云彼君子者則有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又不能教誨之者也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引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說苑說叢篇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則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與魯訓合又周禮夏官大馭鄭注鸞在衡和在軾賈疏鄭見韓詩傳云

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云云又呂氏讀詩記引韓詩在軾曰和在軾曰鸞則韓魯之說義一也賈誼新書容經篇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威輔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慈珩下有雙璚衝牙頤珠以約其間琚瑪以雜之行以采薺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離離萬福攸同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此所引與玉藻相出入蓋古禮之遺文魯韓皆本此為說也

厭厭夜飲釋文厭厭韓詩作惜惜案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李善注引韓詩惜惜夜飲薛君曰惜惜和悅之貌又嵇叔夜琴賦注亦引韓詩惜惜和悅貌又劉向雅琴賦遊予心以廣觀且德樂之惜惜亦用韓詩意也說文解字懸安也引詩懸懸夜飲作懸與毛韓並異

劉彝七經中義湛露宴以示慈惠故夜飲不爲過形弓饗以訓恭儉故朝饗不爲速

一朝醕之毛傳醕報也鄭箋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

人又飲而致賓謂之醕醕猶厚也勸也以醕爲酬與瓠葉醕尊主又飲以尊賓而酬之正合王肅云醕報功也恐非毛旨

文選班孟堅東都賦靈臺詩李善注引韓詩蔡蔡者莪薛君曰蔡蔡盛貌也集韻平聲下一先將先切萍草貌引詩萍萍者莪李舟說皆與毛詩字異

錫我百朋鄭箋古者貨貝五貝爲朋錫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正義據漢書食貨志謂總五貝爲一朋也引志曰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一百一十

文二貝爲朋牡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爲朋公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爲朋小貝一十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爲朋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是也案爾雅貝居陸賤在水者蠃大者鮒小者鮒元貝貽貝餘貺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蚬博而額蝸大而險蝸小而精邢昺疏其文彩小大之殊甚作古者貨貝是也玩爾雅有餘貺餘泉之名似是當時用以代錢者箋疏不當遺此文又案五貝之名新莽

時所定未必卽合周時用貝制度不一藝文類聚
太平御覽並載朱仲桓貝經會稽太守嚴助傳之
其經云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真瑞靈奇之秘寶
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
質紅黑謂之珠貝有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
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琛明目綬消氣鄣霞伏蛆蟲
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喙蟬
脊以逐溼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堯懸貝轂於
塢宮文王請大秦貝徑車等穆王得其殼懸於昭

觀秦穆公以遺燕鼯可以明目察遠宜玉宜金南
海貝如珠璣或曰蛟其性寒其味甘已水毒浮貝
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濁濯貝使人
善驚無以親童子黃唇點齒有赤駁是也雖貝使
病瘡黑鼻無皮是也鰓貝使人胎消勿以示孕婦
赤帶通脊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熾內殷赤
絡是也鰓貝使童子愚女子淫有青唇赤鼻是也
碧貝使人盜脊上有縷句肩是也兩則重靈則輕
委員使志强夜行仗迷鬼狼豹百獸赤中貝是也

而則經書則重此載貝之名類甚悉文亦奇古並
錄於此又案易益卦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龜亦
言朋百朋似可兼龜貝二物

六月序正義定本此序注云言周至微而復興美宣
王之北伐也按集本及諸本並無此注首章傳曰
日月爲常周禮王建大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
爲天子是於已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
卒章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言
與似共留不去之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獫狁出

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至於太原如肅意
宣王先歸於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內故言孝友
之臣處內也肅以鎬爲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
宣王先歸或得傳旨又言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
自行王甚孔晁之論卽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
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
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王肅之徒也言六月王
親行常武王不親行云云又引孫毓以此篇王不
自行鄭說爲長案漢書陳湯傳劉向疏皆周大夫

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
嘽嘽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又
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
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又謂千里之道猶以爲遠
此亦以宣王不親行而韋元成傳劉歆曰周室旣
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強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
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
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
威故稱中興此又似以宣王親征劉氏父子同說

目耕帖

卷七

九鄭燦館補

此詩而復不同無怪鄭王之徒紛紛聚訟也

我是用急戴氏考正按鹽鐵論引此作我是用戒戒
猶備也治軍事爲備禦曰戒誘爲急義似劣矣急
字於韻亦不合采薇篇翼服戒棘爲韻常武篇戒
國爲韻

整居焦穫毛傳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戴氏考正按
孔冲遠以郭璞爾雅注池陽之瓠中當此詩焦穫
池陽今之西安府三原縣漢屬左馮翊是直逼周
京矣非也既整其衆處於焦穫乃侵鎬及方至於

涇陽則焦穫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玁
狁至于太原卒章言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太
原涇陽之間王師逐之至太原後仍軍於鎬平定
然後歸也涇陽漢安定郡朝那涇陽之地今平涼
府平涼縣太原卽安定郡高平今平涼府固原州
後儒不審地形以晉陽之太原池陽之瓠中牽合
誤證顧炎武云國語宣王料民於太原必不料之
於晉國以國語宣王事證此詩非無關考矣案
侵鎬及方正義王肅以爲鎬京王基駁曰據下章

目耕帖

卷七

十鄭燦館補

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
至自晉公至自楚自從晉楚歸來也故劉向曰千
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爲
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
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爲長鎬非京師之鎬孔
氏亦取王基孫毓之說而於焦穫太原猶涉蒙混
得東原先生之辨瞭如指掌矣

元戎十乘毛傳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黃車先
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此本司馬法文史記三王

世家裴駰集解引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輿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纓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此亦本古兵書爲言也

博古圖有張仲鑑銘曰張仲作寶鑑美之金銀鏡其鑑其立其黃用盛諸受樵米用饗大正宴五賓殮其台飼張仲受無疆福必友殮飼鼎寶張仲界受其文古與銘有必友殮飼語可爲孝友之證

目耕帖

卷七

十二卿撰館藏

蔡卞毛詩名物解芭三物而同名薄言采芭茶也豐水有芭草也維蘼維芭梁也困學紀聞取之又演爲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言采其杞陽有杞楸柯檻也茶有三誰謂荼苦苦茶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薺茶蓼陸草爲分別明晰翰案豐水有杞毛傳杞草也禮記表記引詩豐水有芭五句鄭注芭柯檻也則芭又與杞通矣山海經歷石之山其木多荆芭亦是謂柯杞也

說文解字噴盛氣也引詩振旅嘖嘖與毛詩作闐闐楚辭九歎王逸章句引詩喬爾蠻荆云蠢蠢無禮義貌也朱公遷詩傳疏義獬狁匪茹犯義者也蠢爾蠻荆無知者也非文武之吉甫無以却獬狁非顯允之方叔無以威荆蠻六月采芭兩詩美當時將帥因以見宣王中興之功

集韻平聲上一東龐驪充實也引詩四牡龐龐或从驪案驪本字龐古文假借字

目耕帖

卷七

十二卿撰館藏

文選班孟堅東都賦李善注引韓詩東有圃草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韓作圃與毛作甫不同後漢書班固傳馬融傳章懷太子注並引韓詩仍作甫草後人依毛所改鄭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依爾雅釋地文亦兼用韓詩也楚辭九歎王逸章句引詩亦作圃田云圃野樹也與韓詩經本同而訓又異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一引韓詩內傳曰春日旼旼日搜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綬諸侯小綬羣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於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習

武簡兵也當是駕言行符傳說四時田與左傳異又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奕奕盛貌當是釋四牡奕奕之佚文也

白虎通紼冕篇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斯皇室家君王又赤紼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皆謂諸侯也帶並作紼

說文解字夬所以闔弦者引詩夬拾既次集韻入聲十六屑古穴切夬引之云或从弓通作夬

說文解字掌積也引詩助我舉掌廖文英正字通云

目耕帖

卷七

三都樓館補校

小雅本作舉柴說文改作舉掌按批掌並从手此聲字形橫直異體從今可也翰案掌是本字柴是假借字也

顏氏家訓文章篇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爲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詠以爲不可復得至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旌旌毛傳曰言不諠譁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

於此意

禮記緇衣引詩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允矣作允也與今詩異

既伯既禱毛傳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

爲之禱其祖禱禱也鄭箋不說禱字周禮春官

甸祝禱牲禱馬皆掌其祝號鄭注杜子春云禱禱

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

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元謂禱讀如伏誅之誅

今侏大字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賈疏今

目耕帖

卷七

西都樓館補校

漢時人傍侏是侏大之字案杜注周禮與毛傳合說文解字禱禱牲馬祭也引詩既禱既禱則禱與伯同禱與禱同總是馬祭鄭分而二之立說爲異其那孔有毛傳那大也鄭箋那當作慶慶糜之牝也釋文那毛泣私反又止之反鄭改作慶音辰正義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慶孔有臧庸拜經日記唐人義疏引某氏爾雅注即樊光也其詩與毛韓不同蓋本魯詩然則鄭作其慶亦用魯易毛也

文選張平子西京賦羣獸駢駢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趨曰駢行曰駢駢音部駢音侯後漢書馬融傳意懷太子注引韓詩駢駢侯侯或羣或友與文選注異蓋後人所改說文解字人部侯大也引詩侯侯侯侯皆與毛詩侯侯侯侯不同

劬勞于野毛傳劬勞病苦也釋文劬韓詩云數也案取煩數之義

漢書蕭望之傳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

目耕帖 卷七

遂及我私下急上也又引詩曰民之亡辜案儒林

志后蒼授蕭望之此是齊詩之學

顏師古匡謬正俗小雅鴻雁篇序云至于矜寡無不

得其所焉徐仙音矜爲古頑反案此詩首章云爰

及矜人哀此鰥寡故鄭箋云當及此可憐之人謂

貧窮者欲令鰥寡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則收斂

之使有依也等序及詩意蓋云可矜憐之人及鰥

寡者皆被勞來安集鄭箋釋之正得其理而徐氏

讀矜爲鰥既無所漸大失本旨案釋文矜本又作

鰥同古頑反徐又音棘冰反篇內矜寡同然則徐氏亦有棘冰一音其以古頑爲第一音者或見別本矜作鰥耳

說文解字嗷眾口愁也引詩哀鳴嗷嗷集韻平聲下

五爰嗷字引說文云亦書作嗷

夜未央毛傳央旦也鄭箋夜未央猶言夜未央央也

匡謬正俗按秦詩蒹葭篇云宛在中央中央禮月令

云中央土並是中義說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一曰

久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關中俗

目耕帖 卷七

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謂夜之

中耳毛公訓央爲旦亦未知所出而鄭君直釋云

未渠央亦不解未渠何義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

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中耳古詩云調絃未遽

央卽是其事鄭康成不能指明其義而更曲引未

渠云復加以猶言如博依之說適令學者不曉其

意

說文解字鉞車鑾聲也引詩鑾聲鉞鉞集韻去聲十

四太呼外切鉞鉞噦三字同又說文噦聲也引詩

有識其聲亦是噉字之異

沔彼流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朱子集傳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荀子儒效篇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引詩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釋文九臯引韓詩云九折之澤楚辭離騷王逸章句引詩鶴鳴于九臯云澤曲曰臯折字曲字皆好鄭箋喻深遠也能括此二義朱子集傳蓋鶴鳴于九臯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魚潛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

自耕帖

卷十七

十七 鄭義館補

園有樹檀而其下維稊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美也皆因文見道之語

爰有樹檀其下維穀毛傳穀惡木也案說文穀楮也本草作構段成式酉陽雜俎葉有辨曰楮無曰構碑雅釋木穀惡木也而取名於穀者穀善也惡木謂之穀則甘草謂之大苦之類也案穀善之穀从禾與穀从木者不同類篇居候切同構與穀義別續其皮可以爲布又搗以爲紙而謂之惡木者謂

其林不足供梁木之用也

劉琨詩傳通釋酒誥曰圻父薄違司馬也詩不斥王而責司馬與北山詩謂大夫不均同意皆詩人之忠厚也案二詩俱本辛甲虞人箴敢告僕人之義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爪牙之士當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章俊卿羣書考索司馬法王有四方

自耕帖

卷十七

大鄭義館補

之事則冢宰命師於諸侯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以牙璋發之畿兵不出也說堪補入正義有母之尸喪鄭箋已從軍而母爲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正義引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喪謂陳饌以祭士心養不及親彼爲論養飭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駁之

蔡邕琴操白駒操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賢居仕地衰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受國士詠而思之援琴而長歌案淮南小山招隱

之辭蓋源於此

韓詩外傳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尙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棖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

目耕帖

卷十七

九如張氏補卷

母之尸饔案韓說所父之詩與汝墳之卒章同義足以發人愛日之誠心

白駒三章鄭箋願其來而得見之易賁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爾公爾侯邪何爲逸豫無期以反也誠女優游使待時勉女遁思度已終不得見白訣之辭正義勉力行汝遁思之志勿使不終也埤雅釋馬賁然來思則言受飾於物矣受飾於物則與在彼空谷生芻一束者異矣故戒之以愛日母爲優游於此勉之以遁思也說與箋義相發明

文選班孟堅西都賦注引韓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穹

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與毛詩空谷訓大者義異

葛洪西京雜記載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夫人無幽

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手故

贈君子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蓋喻貧賤不能移之意可謂微辭善諷矣

此邦之人不可與明毛傳不可與明夫婦之道鄭箋

明當爲盟盟信也案鄭作盟誓意非不可通但改

經字未安

目耕帖

卷十七

十如張氏補卷

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毛傳新特外昏也鄭箋不以禮

嫁必無肯媵之聞見厄言特者獨身而來不以禮

嫁也嫁女多有媵妾謂之配禮天子以至士庶皆

有之但多寡不等耳男不備禮而娶女不備禮而

嫁一時倉卒成禮無隨從貫魚之附則特耳今三

吳所號插正者也案舊戀新薄態不謂三百篇時

已先見之白虎通嫁娶篇引詩曰不惟舊姻姻謂

夫也思作惟訓夫義亦別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鄭箋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

足以得富也。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案與論語引詩成作誠不同。

漢書劉向傳諫營起昌陵疏周室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修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陳際泰五經讀斯干。奠王居也。鴻雁奠氏居也。不先斯干者見宜王勤民之意。

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毛傳猶道也。鄭箋猶當作瘡瘡病也。案猶道爾雅釋言文意取兄弟怡怡與朋友

目耕帖

卷十七

至鄭義館

之切切惻惻不同。鄭改爲瘡本角弓交相爲瘡義各有當。張子橫渠詩說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朱子取人集傳以爲於文義或未必然。義則善矣。朱子訓爲猶謀也。又引或曰猶當作尤。

似續妣祖。毛傳似嗣也。鄭箋似讀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謂已成其宮廟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正義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卽當午地則廟

當已地也。改似爲已其說甚奇。妣訓先妣姜嫄亦自用所注周禮義別無明據。

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鄭箋芋當作懽懽覆也。案孫毓云宮室旣成君子處之所以爲自光大義仍從毛不從鄭。

如矢斯棘如鳥斯革。釋文棘韓詩作朶朶隅也。旅卽反革韓詩作翽云翽也。案玉篇引韓詩朶木理也。與釋文所引不同。翽舊譌作勒宋本釋文作翽張揖廣雅釋器翽翽翼也。此用韓詩。

目耕帖

卷十七

至鄭義館

噦噦其冥。毛傳冥幼也。釋文冥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正義述毛謂本或作冥幼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爲冥窈於義實安於正長之義未允。故據王注爲毛說。據此則古本爾雅作冥窈也。毛傳本之故箋申之曰冥夜也。蓋至夜則冥窈也。作幼者王肅所改。崔靈恩集注本毛傳當作窈故音杳此又可證王之改毛矣。

文選棗道彥雜詩注引韓詩內傳曰男子生而桑弓

逢天六時上四方明當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又
白虎通姓名篇亦引之男子作太子弓作弧似是
斯干詩傳

載衣之褻釋文褻他計反韓詩作褻音同齊人名小
兒被爲褻正義引侯也云示之方也

袁文寶隔閒評詩載弄之瓦多以瓦字不叶爲疑或
云此瓦乃是尿字耳古文與瓦字相類而小不同
乃絡絲之具其意則是但未知果然否也翰案班
昭女誡卑弱篇古者女生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
目耕帖
卷七
壺園集卷七

塼而齋告焉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
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則詩爲瓦字無疑

列女傳引詩無非無義唯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
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

董道廣川詩故黑臂爲臂則黑臂爲袖黑耳爲耳亦
各以其數也三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曄以曄
計也蔡卞毛詩名物解犬性獨故獨從犬羊性羣
故羣從羊又云詩於國之富每言馬於物之微每
言魚馬賤者也言賤以致貴魚潛者也言潛以致

若其說俱洽物理

或寢或訛釋文韓詩作譌譌覺也案譌說二字通柳
宗元述舊言懷詩訛火亟生燬注野火也山海經
作譌火

埤雅釋獸引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五句云矜矜言羊
之愛牧人也兢兢言羊之畏牧人也牧之爲道擾
以順其性故能使物愛支之以制其放故能使物
畏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叱所謂擾之以順
其性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所謂支之以制其放

目耕帖
卷七
壺園集卷七

也翰案牧羊之法可通於牧民之政

漢書董仲舒傳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
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
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
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
所四面而內望者也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效
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哉粹然儒
者之語可作官箴其謂節南山詩爲刺爭田之訟

蓋古說也

節彼南山毛傳節高峻貌釋文引韓詩云視也何用不監毛傳監視也引釋文引韓詩云領也案節訓視於古無見意韓詩節字或與毛異文乎

維石巖巖釋文本或作嚴賈昌朝羣經音辨叩部引詩亦作嚴

憂心如惓毛傳惓燔也釋文惓惓詩作炎字書作焮說文作炎字才廉反小熟也案說文炎小熟也从火羊聲詩曰憂心如熒今注疏本載釋文作小熟

目耕帖

卷七

孟郊擬館補

舊本釋文訛作小熟

有實其猗毛傳實滿猗長也鄭箋猗猗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猗之畎谷使之齊均也鄭改字訓義稍曲正義引王肅云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均平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師尹尊顯而有益之使均平者以其用士之智能刺今專已不肖用人以至於不平也申毛得其旨

說文解字嗟殘蕝田也引詩天方薦嗟與毛詩異

漢書律歷志準繩連體衡隴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

式輔弼統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太師秉國之鈞

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均作鈞引詩無維周之氏句意在重說鈞衡之義故略之也天子是毗釋文引王肅作俾俾厚也隋書律歷志引詩作天子是裨又釋文出卑民云云本又作俾同必爾反注疏本作俾本又作裨案荀子宥坐篇引作卑民不迷與宋本釋文合然則毛詩舊本亦作卑也

維周之氏毛傳氏本也鄭箋氏當作桎轄之桎正義

目耕帖

卷七

孟郊擬館補

毛讀從四圭爲邸故爲本言是根本之臣也又云孝經鉤命訣云孝道者萬世之桎轄說文云桎車轄也則桎是轄之別名耳以轄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故以大師之官爲周之桎轄也案鄭非無本但改經字以就已說終覺未安考爾雅釋天天根氏也郭璞注角亢下繫於氏若木之有根大角者天王帝坐廷亢主宗廟下繫於氏大臣輔國之象詩義殆取於此

式夷式已毛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